

北窗本意傲羲皇，老返园庐味更长

——缅怀陈志华先生

○贾 珺（1998级博，建筑）



陈志华先生

我这半生以来，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实在有限，值得珍视的工作主要有两项，一是教“外国建筑史”，一是主编由《建筑史论文集》更名而来的《建筑史》丛刊。这两件事恰好都是陈志华先生做过的，而且做得极好。在我看来，陈先生是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，是毕生学习的榜样。

陈先生教“外国建筑史”有些偶然。

陈志华先生祖籍河北省东光县，1929年出生于浙江鄞县（今宁波市），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，1949年转入建筑系，1952年毕业留校。留校后在系里当助教，工作很零碎，经常被派往工地参加各种体力劳动。

1952年10月，第一批援华的苏联专家来到清华大学，其中有一位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，名叫阿谢甫可夫，是位建筑史专家，在建筑系开设工业建筑及苏维埃建筑课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系领导考虑到陈先生自学过一些俄语，又有社会学的底子，便将他从工地上紧急召回，与杨秋华先

生一起给阿谢甫可夫当助手，并合作翻译《苏维埃建筑史》等书。陈先生由此正式调入建筑史教研室，先教了三年“苏维埃建筑史”。随后停开，改教“外国古代建筑史”。

1958—1959年，为了教学需要，陈先生以一部俄文版的《世界建筑史》为主要参考，在极短的时间内编写完成了一部《外国建筑史（19世纪末叶以前）》，1960年1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，封面注明“高等学校教学用书”“只限学校内部使用”。陈先生回忆：“教材得以出版，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，大家吃不饱饭，主事者不得不大大放松了政治空气的缘故。”但教材还是遭到严厉的批判，甚至被认为有“恶毒攻击三面红旗”的嫌疑。

1964年，清华大学建筑系决定编印一种内部学术刊物，定名为《建筑史论文集》，由35岁的陈志华先生担任主编。这部论文集水准很高，首篇是梁思成先生的《宋〈营造法式〉注释序》，还有陈先生写的《外国古代纪念性建筑中的雕刻》。囿于当时的政治气候，只办了一期就停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陈志华先生受到迫害，停止授课，还一度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，直至“文革”结束才重新回到讲坛。

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，新中国的建筑教育获得新生，外国建筑史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。在此背景下，陈先生对1962年版的《外国建筑史》作了大幅删

□ 怀念师友

改，于1979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推出了新的版本。

据学长回忆，陈先生讲课时喜欢坐在讲台前，双手撑住额头，眼睛盯着备课笔记，不看学生，语调平缓，娓娓道来，却别有一番引人入胜的魅力。陈先生自己总结说：“介绍外国建筑，可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，各有所适，很难说哪一种一定好，哪一种一定不行。我在讲课的时候，就经常变换切入点和视角，变换兴趣中心。有时多讲演变，有时多讲艺术，有时着重建筑师，有时着重作为建筑业主的帝王将相，并不固守体例的一贯。这种变化，主要是根据对象的特点，根据对象所能提供的教益，也根据我尽量展现外国建筑史丰富的多样性的愿望。”

《建筑史论文集》也得以恢复，陈先生继续担任主编，投入巨大精力。他在第二辑写了一段启事，提出办刊方针：“希望题材和体裁的变化多一些，也并不要求观点一律。”“我们愿意认真地建立实事求是的学风。”“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对建筑当前创作和将来发展有点好处，所以，我们一方面努力整理史料、分析历史经验、探索建筑发展的规律，一方面对

建筑的当前和将来坦率地发表我们的看法。”1989年，《建筑史论文集》出到第十辑，因经费问题不得不再次停刊。陈先生主编的这十本被许多学者视为建筑史研究的必读文献。

陈先生教了大半辈子外国建筑史，80年代初才有机会走出国门，去亲眼看看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建筑。有一个段子流传很广，说陈先生来到雅典卫城，坐在残缺的石台基上痛哭。还有一个段子是陈先生自己讲的：他在罗马特拉维喷泉的许愿池前面遇见一位意大利老太太，告诉他如果把一枚硬币丢进水池，那么有生之年就一定有机会重返罗马。陈先生听了这话，毫不犹豫地身上所有硬币都扔入水中。

90年代初，市场经济大潮涌起，对原本单纯的教学秩序有所冲击，学生日渐轻视建筑史这类看似无甚大用的基础理论课。陈先生发现课上的缺席率不断提高，便主动办了退休手续。他后来解嘲说是被学生赶出课堂的。这当然不是事实，不过遗憾、无奈总是难免的。当年那些旷课的同学可能至今也没有意识到，年轻的自己曾经错过了多么珍贵的东西。

陈先生离开讲台，继续对《外国建筑史》进行反复修订，于1997年、2004年、2010年分别出版了第二、三、四版，总印量不计其数。国内绝大多数建筑院系在讲授这门课程的时候，都以之为教材。近十几年来虽然陆续有一些其他新编教材出版，仍无法改变其权威的地位。

古人治史，往往从“史料、史论、史笔”三个方面来评价优劣。就陈志华先生的《外国建筑史》而言，史料方面虽然下了极大的功夫，尽力搜罗，但限于客观条件，所依据的大多为二手文献，无法与西



陈志华先生（后排左2）与同事合影

方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提并论，不过作为一部教材，已经达到要求，不必求全责备。

史论方面是陈先生的长项，观点鲜明，论述有力。对于各种历史风格的发展过程和表现特征，都有非常精炼的概括。此书通篇贯穿历史唯物主义思想，每个章节都紧密联系相应时期的社会现实，反对专制，讴歌自由，赞美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。有人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，这样的历史观是不是不合时宜了，陈先生回答说：“当前世界上有许多种历史哲学和历史学的学派，各有主张和方法，但好像未必有哪种主张和方法比真正的客观的而不是片面的、扭曲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多的真理性。”五十年来，陈先生一直在“认真而严肃地写我所知和所信”，并非违心而作，自然也不必趋时而改。

史笔是这部书的重要特色，其文字严谨、流畅、优美，同时也不乏激情——我以为这部书的写作风格有些类似于《史记》，个人色彩强烈，也许在某些方面不完全符合史著和教材的写作惯例，却当得起“精彩绝伦”四个字的评价。

除了外国建筑史之外，陈先生致力于研究欧洲和伊斯兰园林，著成《外国造园艺术》一书，其中《中国造园艺术对欧洲的影响》一章尤为出色。他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现代建筑理论，翻译、推介了很多重要的国外经典著作，还一度在清华建筑系开设文物建筑保护课。

陈先生在乡村中长大，对传统乡土建筑情有独钟，从1989年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乡土建筑研究。这个跨越相当大，颇有“衰年变法”的意思。此后二十余年间，陈先生与楼庆西先生、李秋香先生一起，

率领一批一批的后辈学子跋山涉水，上山下乡，完成了大量的乡土建筑测绘，出版了几十部著作。

缺少经费，交通不便，考察调研过程中的艰辛自不待言。最令陈先生难过的是眼睁睁看着无数珍贵的祠堂、老宅被破坏得面目全非，甚至荡为平地，却无力挽救。但陈先生与同仁们并未就此放弃，依然在与时间赛跑，用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历史信息，四处奔走呼吁加强保护——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，建筑史学者的工作是“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，助长保存趋势，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，亦可逐渐减杀。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，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刻不容缓的性质。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”。陈先生自己也说过：“‘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’，能干一点就干一点吧。”

在陈先生大量著述中，社会影响最大的是《北窗杂记》系列杂文。1980年陈先生以“寰武”为笔名，在《建筑师》杂志上开设“北窗杂记”专栏，至2012年一共写了131篇文章，内容涉及城市建设、建筑评论、学术研究、文物保护、专业教育等领域，表达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。据赖德霖先生分析，其中包含十大主题：一、提倡民主，抨击长官意志和官僚特权；二、提倡创新，抨击愚昧保守和以“民族形式”为旗号的复古主义；三、提倡社会关怀和人性化，抨击形式主义（政绩工程）和铺张浪费；四、赞扬劳动者，宣传优秀学人品格；五、关心建筑学术健康，抨击“理论”脱离实际；六、呼吁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，抨击商业主义、崇洋媚外；七、提倡乡土建筑和农村

□ 怀念师友

研究，关心乡土文化保护与发展；八、提倡科学，抨击“国学”和风水；九、呼吁文保制度改革，抨击践踏法规；十、提倡建筑师社会责任感和人格培养，抨击权力崇拜。

这些文章言辞犀利，锋芒毕露，处处表现出对各种时弊的悲愤之情和对国家、民族的赤子之心，让人联想起鲁迅先生。2012年初，位于北京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、林徽因故居被野蛮拆除，陈先生说自己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写完了最后三篇，就此封笔。

陈先生还写过不少关于建筑的散文、随笔，文字之佳，有口皆碑——不知道有多少行外的读者因为看了《外国古建筑二十讲》和《意大利古建筑散记》，对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另外，陈先生所有学术著作的前言和后记也都可以当散文来读，轻松的笔调中蕴含着炽烈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，发人深省。

1998年我进入清华建筑学院读博士的时候，陈先生早已处于“退而不休”的状态，不再讲课，只是每年带学生去乡下测绘。后来我也留校了，办公室与陈先生在同一个楼层，碰面的机会多，经常被陈先生拉到旁边聊天，听他嬉笑怒骂，痛斥某事，相当于《北窗杂记》提前预演的现场版——隔一些时日，就能在《建筑师》上看到印出来的文字。

我偶尔也向陈先生讨教外国建筑史如何教，《建筑史论文集》如何编。陈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过，只是鼓励我好好干就行。他偶尔送我书，会在扉页上写几句话，都是真心的嘱咐。

有一件事记忆深刻——十几年前，有关部门将一处保存完好、已经列入区级文

保单位的私家园林悍然拆毁，却美其名曰“异地重建”，激起民间舆论关注。北京电视台打算做一个特别节目揭露此事，预备采访一些建筑、文物界专家，陈先生和我都列名其中。我那会儿血气方刚，很想慷慨陈词一番。不料陈先生得知后，特意跑来嘱咐我要有自我保护意识，不要接受采访——一个地位低的年轻人，说什么意义都不大，却会引来很大的麻烦，以后难以容身，不如隐身幕后，多做些实际工作。至于他自己，已经老了，倒不必有什么顾忌，想说就说。后来电视台迫于压力，取消了节目制作，事情不了了之。对陈先生的拳拳呵护之意，我至今心存感激。

无论在文章中，还是现实中，陈先生都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。有一次他给我看一幅民居木雕照片，眼中满是喜悦，一边连声赞叹“太美了，太美了”，一边用手轻轻摩娑图面，仿佛在抚摸婴儿的肌肤。

他晚年在公开场合发言，说到动情处，往往会流泪，甚至哭出声来。2007年在同济大学召开世界建筑史研讨会，陈先生在坐了几百人的大厅里致辞，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全场热烈鼓掌，向他表示致敬。

陈先生很有幽默感。有一位外校女生性格有点“二”，读了陈先生的书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特意跑到清华来瞻仰本尊，见面后很是失望，说陈先生啊，我看你写的书，觉得你一定是瘦高个，很飘逸、很潇洒的样子，可真人怎么是一个不修边幅的老头子？陈先生大笑，说我年轻时候确实是瘦高个，很飘逸、很潇洒的，你没机会见到而已。

陈先生有好几个笔名，各有来历，我曾经当面求证过。“寰武”是宁波话的发

音，用来形容小孩子调皮捣蛋，“梅尘”是英文Mr.Chen的谐音，“李渔舟”暗指“文革”时期下放的江西鲤鱼洲干校，大抵可以代表陈先生一生不同的阶段。

从七八年前开始，陈先生表现出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，经常忘事，有时不认路、不认人。后来病情加重，终于住进了北京老年医院。2019年9月2日正逢他九十大寿，我和刘畅去医院看望，他已经变得

骨瘦如柴，完全不认识我们了，看上去很令人心酸。

2022年1月20日，陈志华先生平静地与世长辞。北窗清音，从此成为绝响。两个月之前，十二卷本《陈志华文集》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，以七百万字的篇幅全面收录了陈先生的学术成果，可算是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珍贵遗产。所有学建筑的后辈，有机会还是认真读读这套书吧。

追寻史源启后昆

——深切怀念建筑学家曹汛学长

○马国馨（1965届建筑）

2021年12月12日，这个寒冷的冬日的八宝山兰厅，人们在和6日刚刚故去的建筑学家曹汛学长告别。告别室门前是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的挽联：

寂寞三段论 筭路蓝缕辟得光明前路
苍茫史源学 清源正本照亮继起后昆

另外告别室内的花圈上，也有许多挽联：

啸傲嵩岳寒山 寄情网师环秀 建筑园林两担云彩

勾稽鲁班明仲 畅论东郭南垣 哲匠宗师千古风襟

这些精心构思的句子都清楚地勾勒出了曹汛先生作为一位建筑学家、文史学家、园林学家的成就所在。

现场见到了曹夫人和子女，得知他在两年前就患胰腺癌，一直与病魔抗争，直到不治。他一直准备要出版的文集全集也还没有消息。后来遇到北京建筑大学的张大玉校长和建筑学院张杰、金秋野院长，他们都说早已安排了专人协助完成此事，



曹汛先生

并准备在明年争取付梓。

认识曹汛学长20多年，我一直以老曹称之，他是高我四届的清华建1班学长。在学校时我并不认识他，但知道他们班在1957年“反右”时在清华也是名噪一时。以致于他们班被划为“右派”的原党支部书记吴庆林后来和我们一起在1965年毕业，是离休老干部，今年已过了90大寿。另一位划为“右派”的倪炳森是现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大师倪阳的长辈，最后比我们还晚一年毕业。听他们同班同学介绍，